

114267

慕尼黑

和平的代价

〔美〕特尔福德·泰勒

新 华 出 版 社

和平的代价

慕尼黑——和平的代价

〔美〕 特尔福德·泰勒著

石益仁译

(上)

新 华 出 版 社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一部研究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事件的专著。作者美国人特尔福德·泰勒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曾当过律师、军人、新闻记者。他有一段重要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工作，战后作为陆军准将代表美国参加了纽伦堡对纳粹战争罪犯的审判。这一职务大大方便了他深入研究“慕尼黑”的历史。作者没有把眼光局限于慕尼黑会议本身，而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凡尔赛和约谈起，详细探讨了慕尼黑事件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及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后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外交史。

作者广泛查阅并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各国政府与慕尼黑事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主要有关人物的日记、信件和对作者的谈话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还利用了纽伦堡战犯审判记录、他在审判期间同德国战犯的谈话等。书中不少材料是西方过去的有关著作中不曾有过的。

作者对这一事件及其有关的主要人物的阐述和评价，提出了一些与西方其他著名人士不同的观点。他不同意历史文献赋予张伯伦的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形象，认为他在实行绥靖政策上是个很有手腕、很果断的人。他认为张伯伦在造成英国在慕尼黑时

期在军备方面处于虚弱地位和一味推行绥靖政策方面都负有责任，但这一政策不是张伯伦个人的产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然而，作者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也并不客观。例如，他未能揭示慕尼黑事件中欧洲两大集团斗争的帝国主义实质；在论及当时的苏联和西班牙内战时明显反映出作者的阶级偏见。

慕尼黑事件已过去四十多年。但是研究这一使人类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仍是各国学者的一大课题，尤其在今天人类仍面临有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情况下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本书所包含的丰富的史料，也将对研究这一问题有所裨益。

本书在译出时对个别段落和词句略有删节。译者水平有限，有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808).....台舞式京：章十第
(818).....？京國叶王國丁代：章十第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部

慕尼黑：一九三八年九月..... (1)

第一章：请人去跳四人舞..... (9)

第二章：在途中..... (28)

第三章：在慕尼黑围绕桌子的一圈人..... (44)

第四章：万众欢腾..... (95)

第 二 部

戏上演了：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

第五章：凡尔赛和约的影响..... (113)

第六章：第三帝国的兴起..... (125)

第七章：第三共和国的没落..... (163)

第八章：色厉内荏的独裁者..... (224)

第九章：东方舞台.....	(268)
第十章：为了国王和国家？.....	(312)

第 三 部

德国剑出鞘：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

第十一章：纳粹的威望和反共产国际公约.....	(405)
第十二章：西班牙内战和秃鹰军团.....	(431)
第十三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霍斯巴赫”会议.....	(463)
第十四章：元首接管指挥权.....	(484)
第十五章：并吞奥地利.....	(519)
第十六章：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590)

第 四 部

对问题的看法：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

第十七章：在波希米亚的草地和森林中.....	(623)
第十八章：在东部邻国之间.....	(643)
第十九章：从莫斯科去布拉格的道路经过巴黎.....	(672)
第二十章：从巴黎去布拉格的道路经过伦敦.....	(704)
第二十一章：爱德华·达拉第：优柔寡断的人.....	(779)
第二十二章：外交家尼维尔·张伯伦.....	(828)
第二十三章：军械士尼维尔·张伯伦.....	(912)
第二十四章：尼维尔·张伯伦：果断的人.....	(956)

第 五 部

对抗：一九三八年

- 第二十五章：德国武装部队：在进军中，但步调零乱… (1059)
- 第二十六章：张伯伦在伯格霍夫…………… (1135)
- 第二十七章：孤鹰，美国的声音，英帝国的声音…………… (1170)
- 第二十八章：强行推销…………… (1205)
- 第二十九章：戈德斯堡最后通牒…………… (1235)
- 第三十章：如果你起初没有成功…………… (1289)

第 六 部

尾声和回顾

- 第三十一章：体面的和平…………… (1397)
- 第三十二章：我们的时代的和平…………… (1438)
- 第三十三章：对慕尼黑的评价…………… (1518)

导 言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凌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领导人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历史上称为慕尼黑协定，它是

以他们举行会议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命名的。慕尼黑协定本身仅仅包含一些程序，首先是德国，其次是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都得按这些程序来判定。但是慕尼黑危机的规模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这项文件中的一些简单的规定。这次会议是破坏了以前存在的欧洲权力结构的一次外交地震的产物，是把大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的一次国际危机的结果。会议产生的具体的和象征性的后果同样是很大的。今天，回顾起来，慕尼黑事件看来是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慕尼黑”这个词就具有了同它作为巴伐利亚州首府的名字大不相同的意义。这个城市由于它的建筑、博物馆、音乐、优美的环境和可口的啤酒而为世代代的旅游者所喜爱。在国际事务中，“慕尼黑”已成为表述以和解和屈从的态度来解决冲突的一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讲，“慕尼黑”通常是同对提出要求的一方作出让步以避免武力对抗这样一种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策被称为“绥靖”政策。

不久前还是家喻户晓的字眼，象“吉斯林”和“第五纵队”，已从国际政治词汇中消失了。但是“慕尼黑”和“绥靖”两个词却

留传下来，现在还看不出它们会消失。这两个词都是贬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已故艾德莱·史蒂文森持敌对态度的一个观察家说，“艾德莱想要再搞一次慕尼黑”。在这之前十年，在一九五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史蒂文森指责艾森豪威尔安抚共和党“保守派”，他称艾克同罗伯特·塔夫脱的会晤是“莫宁赛德高地的慕尼黑”。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经常用“慕尼黑”来描绘他认为美国对越政策的反对者一旦如愿以偿就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当慕尼黑协定签订时，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以外，它到处受到欢迎。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四个人——尼维尔·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阿道夫·希特勒和本尼托·墨索里尼——在回到他们各自的首都时，作为英雄受到欢迎。当然，不久就听到了不同的意见：温斯顿·邱吉尔称这项协定是一场“第一等的大祸”。在美国，拉比·斯蒂芬·怀斯把张伯伦自豪地宣布的“体面的和平”颠倒过来，称它是“没有和平的不体面”。

尽管有这些灾难预言者，西半球人民却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战争的威胁已经避免了。慕尼黑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看来它在实际的考验中失败了。不到六个月，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不到一年，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战争爆发了。但是，尽管有这种可悲的后果，尽管历史学家对慕尼黑协定作出了普遍是不利的评价。但这个协定却不乏能说会道的辩护者。年轻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一九四〇年写道，鉴于英国在一九三八年所处的不幸的军事情况，“我认为慕尼黑协定是不可避免的。”大法官莫姆子爵在一九四四年的事后分析中说，英国和法国答应希特勒的要求是“完全有道理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不满足于称慕尼黑协定是由于虚弱而必须采取的权宜之

计，欢呼它是“英国政策的胜利……是英国生活中一切最美好、最开明的东西的胜利”。

许多因素和许多人决定了和参与了慕尼黑事件。但是毫无疑问，在这出戏中有两个主角——尼维尔·张伯伦和阿道夫·希特勒。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记述这两个人的书。

希特勒是慕尼黑危机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人。没有必要推测，如果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千百万人之一，后来的历史进程会有多大的改变。毫无疑问，德国的自然力量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发挥出来，凡尔赛和约所产生的欧洲结构早晚会动摇或由于过时而垮台。然而正是希特勒，对德国复兴的力量给予指导，规定了行使这种力量的时间。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对他的决定和主动行动作出反应，是他迫使进行了对抗，而慕尼黑协定是这种对抗的结果。

如果说这种对抗是希特勒造成的，那么不管是谁在伦敦担任首相，这种对抗总会发生的，而危机的解决则是尼维尔·张伯伦的工作。当然，是希特勒担任了慕尼黑会议的东道主，协定本身最初是在柏林草拟的。然而，是张伯伦决定不能、因而也就不应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德国的威胁，是他破坏了捷克人进行抵抗的决心，动摇了捷克—法国—俄国防御联盟，为凡尔赛和约的欧洲放下了帷幕，执行了他所选择的绥靖政策。

我认为尼维尔·张伯伦的性格和动机在历史文献这面镜子中被大大歪曲了，在这种文献中，他的形象是一个胆小怕事、笨手笨脚和天真的老绅士的形象，手中拿着一把伞，作为他卑躬屈膝地向无赖屈服的象征。这是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了。张伯伦之所以在慕尼黑做了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对他来说，绥靖不是出于恐惧的

政策，而是合乎常识、合乎道义的政策。在官场生活中，他是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常常是盛气凌人的，深信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善于使其他人服从他的意志。他可能大错特错；但他却不是怯弱的或优柔寡断的，对他来说，慕尼黑协定不是投降，而是非常合乎道义的行动。

然而，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还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赞扬张伯伦的政策，但并不同意他的动机。有些人非常害怕共产主义，不愿意同苏联结成联盟进行战争，因为这会使红色军团向西开进中欧。另外一些人认为，慕尼黑协定是由于对武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估计所决定的暂时的退却。在后面这个意义上，慕尼黑协定是德国军事上的胜利——不流血的，然而确是极大的胜利，取得这种胜利的主要工具是德国空军。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慕尼黑协定是德国空军所获得过的唯一具有战略规模的胜利。在战争期间，它对德国陆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战术支持，但是它自己只是在敦刻尔克、在英国上空以及对马耳他肆意进行了攻击，可是在每一个情况下，它都失败了。

然而在慕尼黑时期，德国空军是德国力量的心理上的矛头。查尔斯·林白上校，从纽约到巴黎进行第一次中途不停留的飞行的著名的“孤鹰”，在伦敦和巴黎的最高人士当中散布德国空军是无敌的消息。主要是害怕这些城市遭到屠杀和出现恐慌，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使法国和英国空军参谋部建议几乎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

事实上，如果对德国空军的能力进行考验的话，德国空军本来是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的。但是，一个更大的讽刺是，这个胜利是胜利者实际上没有认识到他已取得的胜利。德国空军不是为

了进行远程战略轰炸而建立的。它的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在人们对它的力量抱有夸大的看法的协助下，可能模糊地感到了他的部队所散布的恐惧。但是德国专业空军人员对他们的飞机的航程和力量作出了很正确的估计，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和法国的空军人员那么深切地受到了对大屠杀的恐惧的影响。

慕尼黑的另一个奇怪的特点是，表面上的受益者希特勒象温斯顿·邱吉尔和拉比·怀斯一样对结果感到不满。对希特勒来说，苏台德区及其讲德语的居民的不满情绪是他挑起这次危机的借口，但却不是其原因。他真正想要的是军事入侵，使他能够为捷克国的征服者和奴役者进入布拉格，就象他后来利用但泽和走廊作为他毁灭波兰的借口那样。

慕尼黑很快就在实际的考验中失败的原因是希特勒的目标没有改变。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得到了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张伯伦认为是他的有远见的绥靖行动，实际上却激怒了希特勒，因为这一行动使希特勒未能得到征服者的桂冠和完全的统治。

慕尼黑危机的根本矛盾之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都不是在慕尼黑会议上决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决定先是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后来是在柏林作出的。

慕尼黑象征着旧欧洲的死亡，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的预兆，正象已故的约翰·惠勒一贝内特爵士所说的，是“悲剧的序幕”。一旦会议召开，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虽然关于会议本身的叙述可以有声有色的，但却不会使人们急于欲知后事如何。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我把会议写在本书的开端，而不是写在本书的结尾，因为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和影响不在于慕尼黑会议举行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整个危机为什么发生，是如何发生的。

虽然阿道夫·希特勒最初的形象是一个奇怪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后来发展成为决心进行征服的权力强大的暴君，许多身居要职的欧洲人，象法国的乔治·庞纳，却愿意为和平付出任何代价。另外一些人，象温斯顿·邱吉尔，则认为和平是无法用任何代价购买的——希特勒没有和平要出售。

尼维尔·张伯伦不属于这两派人之列，他认为希特勒是能够加以安抚的，和平是能够购买的。他付出了一个高得可怕的代价，得到了很少的和平。虽然张伯伦本人对于他的交易的结果非常失望，但是当时有些人，现在也还有一些人，认为代价并不太高。

我在本书中不仅想要叙述导致慕尼黑危机的一些情况和事件，而且还借助于新近可以得到的一些资料来重新估价“解决了”危机的那些人物和方法。慕尼黑已成为政治辩证法中的一件标准武器，今天，在过了四十年以后，研究这个戏剧性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否真正给予了一般认为它给予的那个教训或其他教训，或者根本没有给予教训，是特别适当的。

第 一 部

慕尼黑：一九三八年九月

第一章 请人去跳四人舞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西欧四大国领袖正在向巴伐利亚州南部优美的古城慕尼黑集中。他们当中有两人从南面同乘火车而来，另外两人则分乘飞机从西面飞来。

东道主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贵宾本尼托·墨索里尼曾在前奥德边界上的基费尔斯费尔登会晤，尔后乘德国元首的专列前来慕尼黑。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则在九时以前分别从伦敦和巴黎乘飞机前来。还有许多低级官员和新闻记者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慕尼黑，因为他们预计，使欧洲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危机就要结束了。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交界地带，即所谓的苏台德区，是进行这次力量与意志的对抗的直接起因。但是，这天上午，却没有一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前来慕尼黑。直到这天下午，在会议已经开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允许布拉格派代表来，但不是来参加会议，而是来等待别人把他们国家的命运告知他们。

莫斯科也没有人参加会议。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苏联的其他发言人满腹牢骚，抱怨把俄国排斥在会外。但是，大家知道，希特勒是决不会同意给他们一个席位的。事实上，说服德国元首同意开个会，已经够难的了，只是由于他的朋友、另一个独裁者